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09
12 January 1979

CHINESE

第二一〇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二日星期五
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米尔斯先生	(牙买加)
<u>成员国</u> ：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奎马-姆巴先生
科威特	比沙拉先生
尼日利亚	布兰克森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赞比亚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主席、科威特)

下午三时五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民主柬埔寨负责外交事务付总理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S/13003)

主席：按照第二一〇八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坐。请古巴和越南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坐；罗亚·科里先生(古巴)和何文楼先生(越南)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苏丹和泰国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依照《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察赫曼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拉斯先生(匈牙利)、安瓦尔·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扎伊通先生(马来西亚)、许先生(新加坡)、萨赫卢勒先生(苏丹)和古那-格森先生(泰国)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问题。

安理会成员国代表面前的S/13022号文件载有中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全文。

比沙拉先生(科威特)：主席先生，科威特代表团首先要对你担任一九七九年一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这是一个困难的月份，不过到目前为止，你

极为干练而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我们曾在联合国各机构中合作多年，包括七十七国集团、全体委员会和不结盟国家集团，我非常欣赏你的工作热忱。我们保证在你的主持下尽力合作。

我还要向理事会的新成员国，包括贵国牙买加，以及孟加拉国、挪威、葡萄牙、赞比亚表示欢迎。我国代表团确信，这些国家的贡献和智慧对我们将有莫大的好处。我们对任满的安理会成员的离去感到是一种损失，但这种损失因新成员的加入而得到充分补偿。

我国政府支持召开安全理事会来审议柬埔寨局势的这一请求，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会员国在感到需要安理会采取行动时，都有权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此外，我国政府也认为，当任何区域的情况显示有此需要时，安理会即应召开会议。

如果不开会讨论柬埔寨局势，那就是安理会的失职。对于只会取笑本组织的效率、破坏本组织的工作、而不能向联合国提供任何建议的那些自命为评论家的人来说，这又将成为供他们嘲笑的新材料。

现在安理会是在审议柬埔寨的局势了，但问题是，安理会能够做些什么呢？安理会开会这件事本身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让有关各方发抒它们的怨忿、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征求集体的意见。开会这件事已经是朝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昨天的辩论很重要，其中透露了一些消息，因为该区域情况混乱，这些消息是我们原先不知道的。

我国代表团无意为任何一方辩护，不过从发言中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局势充满危机，威胁到整个区域的安定。这个地区的局势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有必要在战火一发不可收拾之前就诉诸安全理事会。目前的情况，显然是要求安理会在绝望的时刻采取行动。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安理会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很有限，结果是联合国无辜受到责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着重重申《宪章》中的若干原则。

(科威特)

首先，我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政。这是《宪章》的精髓所在，也是国际法的基础。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不论距离远近，是敌是友，都不容干涉。如果不制止这种干涉行为，就必然会制造紧张局势，造成不可予料的后果。

其次，我国代表团认为，重申各会员国有义务按照《宪章》的规定，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是很重要的。绝不能容许各会员国在认为可利用优势军力迫使对方让步和夺取领土时就诉诸武力。必须重申各国的领土完整以及主权和政治独立。我们现在的世界的确不是十全十美的，各国都以军事威慑的方式来维护它们的独立，但是《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也确实具备一种道义和政治力量，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当中的某些国家已经武装到牙齿并以此自保，就忽视这种力量。我国代表团想到一九七〇年在外国扶持下建立的柬埔寨龙诺政府，尽管其支持者拥有优势军力，但由于不结盟国家孤立该政府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个政府还是垮台了。

第三，对于柬埔寨的局势，我们必须严格要求所有有关的外国军队立即停火，即刻撤退到他们在武装冲突爆发前的驻区。如果认为柬埔寨内部已经平静无事，那是不合事实的。那儿有些势力正在交战中。一些身分已知和一些身分未明的外国势力正在干予柬埔寨局势，只要这些外国势力还在插手柬埔寨问题，当地局势就仍然是一触即发的。

安理会眼前所关注的，应是制造一种能促使该区域情况稳定的气氛。进行无谓的争论和讥刺是无法带来这种气氛的。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参加得分比赛的。这个区域的稳定和强权政治是互不相容的。这个不幸的区域，过去三十年来一直都不稳定，值得我们比以前更认真地加以研究。我国代表团认为，维护柬埔寨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性质，是促成该区域盼望已久的稳定局面的必要条件。

我国代表团愿意协助这方面的一切努力。

主席：谢谢科威特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挪威、捷克)

奥尔戈尔德先生 (挪威)：主席先生，我要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以及牙买加当选为安理会成员国表示最诚挚的祝贺。我深信由于我们共同参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们在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密切合作关系将继续下去并且更为巩固。

我也要向安理会其他新成员表示祝贺。

前几位发言人为欢迎我国当选联合国的这一极为重要机构的成员国，说了一些友好的话，我也要借此机会向他们致谢。我要向所有成员国保证，我国代表团今后两年一定充分密切合作。

令人叹惜的是，动乱不安的印度支那区域再度陷入战争和苦难之中。这个区域特别需要进行重建工作以及使该区域的国家 and 人民言归于好。包括挪威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都认识到这一点，大家都感到有义务协助这一巨大而急迫的重建工作。

因此，挪威政府以日益关切的心情注视印度支那最近的发展。

今天我们在柬埔寨所面临的局势，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进行武装冲突、外国干涉和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例子。目前的冲突也会造成可能影响这个区域以外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的不良后果。

挪威政府和挪威舆论曾经表示强烈反对波尔布特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不论那个政府的国内政策如何，都不能，我强调绝不能作为越南过去几周行为的理由。

挪威政府坚决反对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我们愿强调各会员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这项义务。

按照联合国的各项原则来恢复这个区域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是绝对必要的。这就要求立刻制止敌对行为、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严格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主席：谢谢挪威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胡林斯基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在安理会成员国进行非正式协商的过程中，

(捷克)

捷克斯洛伐克已提出警告说，联合国插手其中，企图使一个成员国境内的内部冲突国际化，以便通过安全理事会迫使该国接受某种解决办法，从而让中国霸权主义者得逞的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因为在柬埔寨发生的事件纯属该国的内政。

高棉人民并未默默接受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的反人民政策，而是在他们真正的代表——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领导下奋起反抗。团结阵线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和二十六日发表的声明已作为安全理事会S/13006号文件印发。我们获悉，柬埔寨人民现在正对那个野蛮政权发动决定性攻势，那个政权采行了大规模消灭人民的政策，因此威胁到整个高棉民族的生存和未来。

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现有的文件和资料已充分反映出柬埔寨近年来的悲惨境况。但是，这些文件和资料也清楚地说明了这是一种内部危机，这一问题的解决并不在安全理事会的权限之内。只有高棉人民才能克服这一危机，事实上，他们也正在这么做。

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S/13013号文件)再次证实了这一事实。

今年一月七日，波尔布特政权被推翻了。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开始对该国全境行使有效的控制。因此，电报中强调指出，

“如果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听取波尔布特集团代表的发言，换言之听取一个已不存在的政府的代表发言，就是公然干予柬埔寨人民的内部事务，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S/13013,附件二)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同意这种看法。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确信，安全理事会不应受到中国代表针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捏造的一切谰言的蛊惑。

柬埔寨人民很明白谁是他们真正的盟友，谁在从外部为那个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政权打气撑腰。高棉人民肯定有所戒备，因为目前介入这一流血冲突的外国军事集团正是多年来轰炸柬埔寨城乡，在金边街头制造死亡惨剧的那些集团，现在它们又假惺惺地表示关心高棉的国家独立。令人无法信服的是，那些一再表示关心

(捷克)

人权的人士现在竟同那些跟波尔布特政权进行勾结、一起迫害柬埔寨人民的集团一鼻孔出气。高棉人民绝不会忘记那数不清的坟墓，绝不会忘记历史的教训，也无法忘记那些曾企图阻挡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人。

我愿借此机会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的名义，表示我们诚意支持高棉人民的正义斗争，祝愿他们尽快实现理想——生活在一个安定幸福的国度内，着手进行经济重建工作，并同东南亚和全世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先生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先生给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桑林先生的电报中说：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很高兴听到成立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消息。我们同你们及世界上所有的进步力量一道为柬埔寨人民争取自由、进步、民主和国际团结所赢得的胜利而欢庆，柬埔寨人民现在真正地当家作主了，我们 also 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我谨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向柬埔寨的唯一合法代表——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和贵国全体人民表示热烈祝贺。我们确信，恢复柬埔寨人民在一个独立民主国家内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必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印度支那各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也有助于巩固那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我们相信，我们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将进一步加强，从而增进两国人民的幸福，并促进全世界的进步与和平。祝你们为实现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纲领中所载的柬埔寨人民多年来的理想而进行的斗争取得更大的胜利。”

最后，我不能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恶意攻击简短地答复几句。中国代表的发言是反越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社会主义越南的挑衅的组成部分。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代表的发言(S/13009号文件)显示，北京对英勇的越南人民和他们的外部安全进行公然挑战，其危险性与日俱增。例如，中国军队集结在越南边境、在边界进行挑衅、对越南提出领土要求、

(捷克)

陈腔滥调地造谣中伤说中国血统人士——“华族”——受到迫害以及露骨地威胁说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等等，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

前金边领导阶层是在北京的指使下，开始在越南—柬埔寨边境蓄意挑衅、制造事端。将近三年以来，中国派出成千上万名“顾问”用尽一切办法，按照毛泽东路线来改造柬埔寨，把它变成向邻近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越南——挑衅的跳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为现已被人民推翻的柬埔寨刽子手撑腰，他们在亚洲推行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他们老爱冒险投机，但在柬埔寨却未得逞，所以，他们现在在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中，一口咬定越南人民同边境事件有关，妄图混淆视听。

不过，有些杰出的中国人曾经理解到，这种政策会对中国本身造成不良影响。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刘少奇就提出警告说：

“如果有人接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家观念，……反对苏联，不同它联合，反对人民民主，不同它联合，反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无产阶级和人民民主力量，不同它们联合，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不同所有被压迫国家联合……，那么，他自然会同帝国主义者联合，自然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自然无法实现民族解放，不能成就社会主义事业，自然会使自己的国家受到帝国主义的欺骗和侵略，结果使自己的国家失去独立地位，变成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法国)：首先，我热烈欢迎主席先生来到安理会。牙买加和法国长久以来关系就很好。虽然你初来这里，我们大家早已听说你的大名。碰巧你一来就担任安理会主席，我感到很高兴。我了解你对联合国事务有丰富的经验，因此相信你会老练地主持会议的进行。

我还要欢迎孟加拉国、挪威、葡萄牙和赞比亚，这几个国家都是法国的朋友，我欢迎他们到安理会来。

我要向那些离开安理会的国家——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毛里求斯和委内瑞拉——说，我们非常珍惜它们在重大事件接连不断的过去两年里所表现的合作。

在结束以前我一定要称赞我的朋友和同事冯韦希马男爵所做的重要工作。他在卸任以前以他一贯的熟练技巧主持了安理会的会议。

我愿在新年之始祝愿各国和平繁荣。

安理会面临一个特别重要而又极端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及其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是十分复杂的；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势。但是，法国对局势的审议得出了简单明了的答案，所以我的发言将很简短。

一九七七年底当越南和柬埔寨的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法国就对同法国有长期友好关系的两个民族的敌对表示痛惜。我们认为只有用和平方法解决歧见才有可能让两国人民处理各自的重要任务，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方面去。令人悲伤的是，一年之后的现在，我们注意到情势发展的结果一至于此，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这个情势对越南、柬埔寨以及整个东南亚都充满了危险。

我们曾在若干场合，特别在联合国，谴责金边统治班子的过分措施，他们狂热地自己塑造的模式强加给柬埔寨。

(法国、孟加拉国)

法兰西共和国部长会议在一月十日的会议上再度提到柬埔寨人民遭受的苦难，并表达了法国人民在这方面的同情。 尽管柬埔寨政府做得过分，人民遭受了苦难，在听取西哈努克亲王的发言之后——他的爱国心尽人皆知，我们还是不能宽恕外国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占领。

只是因为一个政权可憎，外国就有理由加以干涉，就可以合法地用武力予以推翻，这种观念是极端危险的。 这种想法最终会危害到国际法律与秩序的维持，并且使得许多政权的继续存在与否要看其邻国的判断而定。 安理会应当毫不含糊地声明，它不能容忍外国占领一个主权国家。

我国同该区域各国人民的友谊以及我们对他们前途的关切，使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必须让柬埔寨在一个真正独立、民主、和平的政权下保持其领土完整；我们希望安理会对于这一点采取鲜明的立场。

现在，饱经苦难的柬埔寨人民的幸福成了问题，东南亚的稳定也岌岌可危。如果该区域九国中一国的命运引起别国的疑虑和恐惧，如果我们偏离越南总理和东南亚国家联盟首脑展开谈判所带来的令人鼓舞的行动方向的话，那么在该区域九国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合作。 除了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面前的问题之外，还要考虑到这一点，因此法国请安理会各成员国在决定关于此事所采的立场时一定要铭记这一点。

主席：我谢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凯泽先生（孟加拉国）：你是安理会的新成员，同时又是安理会的主席，在这个庄严机构的初次露面就受到火的洗礼。 我们深深同情并全力支持你。 在你担任主席的短短时间里你已经表现出领袖才能、外交技巧和可靠的优秀品质，我相信你一定能使安理会完满而成功地达成本月份的任务。 孟加拉国特别以能够在牙买加代表领导下工作为荣，牙买加和我国同属不结盟集团和英联邦的成员，又同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有最友好的关系，有最相同的利益。

(孟加拉国)

我要谢谢你，主席先生，以及其他成员国对我国代表团成员的热烈欢迎。我们也以同样真挚的感情向你们致意。我认为同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紧密地工作在一起是件非常光荣的事，它们的经验和意见对我们极为有益。我也高兴有机会和一些新当选的成员国紧密配合，一起工作，我相信它们会大大增进本机构的工作效率。

孟加拉国有机会参与安理会工作感到十分荣幸。我们也同样感到落在我们肩上的责任很沉重。我们决心尽力而为，作出最大的贡献，在建设性的合作精神下推展我们的工作。我们相信只有在和谐、灵活和互相忍让的气氛下我们的努力才会有最大的成果，我们应该用温和有礼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积极关注。

孟加拉国要做安理会成员国是因为我们坚信，联合国特别符合象我国这样的小国的利益，而且小国也有责任、有义务为促进和推展下述目标而作出积极的贡献：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实现放下武器的世界，不受控制和干涉；消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加速增进社会和经济福利；促进基本人权，尊重法制。

齐亚·拉赫曼总统曾经一再申明，尊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不只在我国宪法里聊备一格，而是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的基本信仰。我国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严格遵守不结盟的原则。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主权和真正的行动自由不受任何来沅的外来干涉的损害。我们还特别注意不被征服和不受剥削的原则，不管征服和剥削的形式是多么狡猾多变；掌握国家命运不受压力和恐吓的权利；保持独立判断的自由，不分意识型态或社会经济制度促进所有的和平共存。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必要的和平环境，使人民能够利用一切现有的资沅来战胜贫穷、饥饿、疾病和文盲的苦难，以便获得经济自由而不致牺牲政治自由，获得经济成长而不致于破坏社会正义。归根结底，孟加拉国相信，世界大家庭的集体任务是要联合各国的力量来建设而不是破坏；进行对话而不是进行对抗，建立和平，唾弃战争；增进人类的幸福而不是加重人类的苦难。

(孟加拉国)

现在我就是抱着这个精神来谈谈议程上的项目。孟加拉国政府赞成把审议柬埔寨局势列入议程项目。我国的原则立场是：每一个声称面临可能危害和平与安全的情势的会员国，都有要求公开听询的固有权利。依照宪章规定的任务，安理会明显地有调查这个问题的责任。我们也相信安理会的讨论能起到必要的安全阀门作用，能促使紧张情势减轻而不是加剧。

孟加拉国对于越南和柬埔寨之间出现的动荡局势感到非常震惊。我们非常留意地听取了直接有关各方在安理会的发言，这使我们对于局势的发展更感关切和悲痛，我们还认识到当前局势的确充满了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

这是因为孟加拉国同柬埔寨和越南人民有最亲密的关系，许多共同点使我们休戚与共。我们是亚洲的邻国，我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纽带，我们的人民，具有共同的希望、恐惧、抱负和心愿。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经历过无数的经济困难，必须努力加以克服。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国家重建和复兴的迫切任务，这是我们争取民族解放和真正独立的斗争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在政治上同属于不结盟运动的成员，都想寻找一条独立的道路来表达国家的意志，在互相礼让的世界各国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对孟加拉国人民来说，这种共同感和友谊，不只由于我们在地理上接近，还由于柬埔寨和越南人民在排除外来控制和干涉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决心和勇气赢得全世界的尊敬而有所加强。两国的领袖在漫长的解放斗争中早已是孟加拉国人民尊敬的人物，是我们引以为荣的榜样。

然而不幸的是，不久前我们还为这个区域免受冲突之害而欢呼现在这个区域却似乎仍旧受到冲突与战争的危害。的确，在过去几年里，人们似乎感到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新时代，当地人民可以回头从事更为迫切的经济重建和国家发展的任务。最近的事态使人们再次担心冲突可能继续下去，外来国家可能卷入纷争，对整个亚洲造成严重的后果。

(孟加拉国)

在谈到危害这个区域的最新事态时，我们无意指责这一方或那一方。无数的新闻报导，该区域直接有关各方以及世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发言，都证实了冲突的存在。现在大家都承认局势复杂，变化莫测，令人迷惑。人员已有伤亡，战斗正在继续也是不争的事实。局势还会进一步恶化，把区域内其他国家卷进去，甚至连一个大国，这种危险一直存在。因此，安全理事会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控制和化解紧张情势。

孟加拉国关切这件事的唯一动机就是协助动员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尽一切努力来化解紧张情势，使该区域恢复和平和宁静，促进有关两国之间的和解，并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

在设法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愿重申，孟加拉国主要关切的是发挥正面的、建设性的作用，以期对和平解决问题作出贡献，而不要破坏和平解决。孟加拉国这么做，就是严格遵守并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包括各国在国际关系上，不得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最高原则，以及各国应当以不危害国际和平、安全与正义的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

孟加拉国准备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共同支持旨在恢复该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各项措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认为安理会对于我们面对的问题所采取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包括下述基本要素：

第一，必须认识到局势在不断恶化；

第二，必须重申各国应当完全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人民决定自己命运，不受外来干涉、压迫或强制的权利，特别是不得或明或暗地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得从事旨在部分或全部地破坏任何国家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

第三，必须要求严格遵守立即停火，终止敌对行动，并且把牵涉在这个局势里

(孟加拉国)

的所有外国人员撤回敌对行动爆发之前的地区；

第四，必须吁请有关各方互不干涉内政，以便创造必要的条件，恢复该区域各国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恢复所有边界的完整；

第五，必须促使有关各方恢复谈判，在主权平等，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彼此间现有的争端；

第六，必须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尽早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一份关于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最后，必须要求安理会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我们提出这些建议，衷心希望这个提到安理会上来的不幸情势能够迅速获得解决。孟加拉国将继续对任何为达到此目的而做的进一步努力给以全力支持。

主席：我谢谢孟加拉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玻利维亚)

罗隆·安纳亚先生 (玻利维亚)：主席先生，你是主席，是拉丁美洲集团一个受尊敬的国家的代表，又是一个思想开明、经验丰富、和蔼可亲的外交家，我们诚挚地对你表示双重的热烈欢迎。玻利维亚有很多理由感到与牙买加息息相关，我国一定坦诚和坚决地与你合作。

我还要代表玻利维亚很高兴地欢迎各个新成员国，孟加拉国、挪威、葡萄牙和赞比亚的代表，他们一定会明智地、心平气和地协助我们处理一九七九年安理会的困难工作，这一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了很多问题。

同时，我国代表团要对离开了安理会的同事表示感谢，他们在任务期间表现了智慧和才干。我还要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表示钦佩和友谊，他是去年十二月份的主席，工作很有成效。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会议是适当的，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原则问题：联合国会员国之一，柬埔寨，要求安理会开会审查一次冲突事件，柬埔寨政府认为这次冲突是别国干涉其安全和自决权。后来发生的事情显示，紧张局势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日益严重，造成一种既危急又混乱的局面，有两个政府同时自称代表柬埔寨：一个是波尔布特政权，这个政权显然还在柬埔寨境内某地继续存在，一个是在柬埔寨首都成立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断定到底哪一个政府在掌权并得到人民拥护。谁合法，谁不合法，毕竟只有柬埔寨人民才能决定。在柬埔寨人民作出清楚明确的决定以前，哪一边受到承认决定于给予承认的国家所怀的政治动机。

据同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保持联络的发言人说，到今天为止只有十五个国家承认这个政府。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还在谨慎地注意事态的发展，对于这样一个复杂而严重的问题，不愿仓促从事。一个政府不应该由于外国的决定而强加给一国人民。

用不着说，尽人皆知玻利维亚认为它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最大的贡献是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人道主义基本原则。我国是一个真正的不结盟国家，很

(玻利维亚)

能了解柬埔寨的处境。柬埔寨是一个曾为争取自由而战斗多年的英雄国家，现在却再一次卷入战争，卷入了弱国无力自卫而沦为强国霸权主义野心的牺牲品的典型战争。

同世界上许多仰赖于人的国家一样，玻利维亚深知这种不幸遭遇会带来什么可怕后果，对柬埔寨人民的苦难，我们感同身受。

这是我们所采立场的理由。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同意其他安理会成员国的看法，即听取柬埔寨政府特使的发言是有用的。但我认为有一点一定要讲清楚，听这个特使作证绝对不应视为我们同意或支持波尔布特政权的行为，波尔布特一意强加于柬埔寨的是一个严酷的、残忍的、与尊重人格背道而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政体。

我们的立场也以彻底遵守宪章所宣扬的不干涉原则为基础。因此，我们无法不感到关注，我们忧心忡忡地看到这个战火纷飞的地区在作出那么多的牺牲后并没有享受到预期的和平与正义，高压手段继续被用来打败一国人民，剥夺他们不容侵犯的自由以及推选领导人的权利。

我们所看到的事令人难过，多年的战争和越南人民向全世界显示的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并没有为这个地区的和平带来保证，也没有让东南亚其他国家有机会疗治创伤为人民的幸福而携手合作。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执行宪章所规定的职责。在确知柬埔寨的真实情况以前，安理会应当象主席已经明智和果断地开始做的那样，继续收集各种资料。这个行动过程一旦结束，就必须商定一个促进和解与和平的办法。但这绝不能是向干涉主义投降或接受既成事实。不，所作决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毫不含糊地再次肯定和平共处、柬埔寨人民享有和平、领土完整、自决和自由的权利等基本原则。

玻利维亚是一个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我们要向柬埔寨和越南发出一项友善的呼吁，这两个国家都远谈不上强大，可能因而日益倚赖别人。为了避免这种冲

(玻利维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突以免使穷国日见贫穷、日益倚赖别人、自己日益做不得主，我呼吁他们仃止兄弟阅墙、放弃征服野心，携手合作来建立联盟，联盟的目的不是要在经济上或意识形态上控制对方，以免徒然制造分裂，而是要通力合作以便克服贫穷、享受自由。

我们向柬埔寨和越南发出这项呼吁，因为它们都是玻利维亚一类的国家，都吃过发展不足的苦头，都会继续因为仰赖别人而吃亏，除非它们能学会在和平中生活，放弃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欲望。

因此，我们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东南亚联盟）主席的倡议，我们认为秘书长应当访问柬埔寨和越南，同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商量，设法达成协议，使一切入侵部队撤出柬埔寨，这是达成任何和平协议以前先要采取的措施，然后才能在联合国监察下进行自由选举。

主席：我感谢玻利维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察赫曼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责任重大的职位，我相信，在你的主持下，安全理事会一定会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作出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定。你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外交技巧就是最好的保证。你为了解决联合国面对的问题作出了不懈的个人努力，我国代表团也要对此表示高度的敬意。我们特别高兴看到你担任这个职位，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你的国家保持着多方面的友好关系。我还要借此机会欢迎安全理事会的新成员国。

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遗憾，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一个只同柬埔寨人民有关的事项。这样做只会为干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内政打开大门，这种干预违背联合国所宣布的宗旨，是违犯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同其他代表团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参加安全理事会这次辩论是要来澄清事实，发言反对一些势力，这些势力企图利用联合国以达到自私的目的，在本世界组织的讲台上恶意中伤社会主义国家。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满怀同情地注意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领导下，柬埔寨人民扫除了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这个集团是从外头强加给柬埔寨人民的，是一个专制的军国主义政权，这个政权对本国人民的敌视可谓天下第一。关于这一点我只要引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波尔布特政权统治下的柬埔寨情况的正式文件就够了。这个政权使柬埔寨变成一个大监狱，它甚至毫不迟疑地杀害大批本国人民。将人民反抗暴君的英勇斗争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罪行相提并论，岂不是荒天下之大唐？

现在，柬埔寨人民已经掌握了政权。全世界的进步力量衷心欢迎他们的胜利。特别重要的是，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已经初步采取了连贯的措施来恢复柬埔寨境内最基本的人权。前政权的一切歧视性措施已经全部取消。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进步纲领包含了促进和平、自由、独立、民族尊严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受到人民的欢迎和大力支持。这些目标也应当受到以前毫不保留地谴责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大规模侵害人权的所有人士的欢迎和支持。事实上，这是检验一个人是否真心支持反对大规模侵害人权行为的斗争的试金石。

高棉人民的胜利就是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粗暴压迫弱小民族行为的失败。和平的事业，各国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自决的权利，以及人道主义的事业赢得了胜利。这就是国际反动派散播谣言、诽谤柬埔寨人民的解放斗争、恶意中伤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原因。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了实现其扩张主义目标，不知羞耻地利用一个不久以前仍为波尔布特政权阶下囚的人，这岂非无耻之尤！

越南人民为了争取自由独立，不惜牺牲地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者斗争了几十年，目前正在为克服一场野蛮战争造成的后果而奋斗，越南人民需要和平，就象花儿需要阳光一样。越南人民正在努力同该地区其他人民建立睦邻关系，能否建立这种关系是自由的主权的越南从事和平建设的决定性先决条件。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活动生动地说明，越南政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正不遗余力地工作。因此，越南几个月以前已经正当地抵制了波尔布特政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权挑起的边界事端，为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一切该做的事越南都做了。最后，考虑到为这个政权的侵略行为撑腰的那些人的政策，越南不得不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采取自卫措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策旨在消除这个地区冲突的泉源，以便保证稳定的和平与安全。这种政策对于在柬埔寨的阴谋遭到可耻失败的那些人来说，显然不合心意。然而，恶意中伤高棉人民反对野蛮政权的正义斗争也好，散播关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谣言也好，国际反动派无论如何掩盖不了事实，柬埔寨人民的政治生活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柬埔寨境内的恐怖主义政权已经被消灭，人民在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领导下已经获得胜利，柬埔寨同越南以及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之间从此进入了友好合作的阶段。这个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从此展开了新的前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强烈反对任何人妄图指控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推行干预别国内政的政策。关于柬埔寨人民起义如果有任何所谓干预内政，那只能来自长期以来一直想在东南亚制造紧张局势的那些势力，如所周知，这些人正在为侵略和平的越南作准备。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的声明(S/13009)里提到中国加紧边界挑衅并且集结大军。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事实。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人民革命委员会所定下的建立一个和平、民主、中立、不结盟柬埔寨的目标，所以已经承认了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抱着兄弟般的感情，准备同他们建立全面的关系，展开各方面的合作。

人民革命委员会已经接管了柬埔寨政权，是这个国家对内和对外事务的主权统治机构。以韩桑林主席为首的这个委员会是柬埔寨人民唯一真正的合法代表。被人民推翻的旧政权的任何代表或任何个人都无权代表柬埔寨人民。只有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才有权代表柬埔寨人民的利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强烈要求按照宪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章第三十一条以及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让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合法政府的代表到安理会来发言。

我们坚决相信，阻挠进步的一切阴谋必定失败，柬埔寨人民的正义事业必定胜利。

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机会到安全理事会来解释我国政府的立场。

主席：谢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匈牙利代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匈牙利)

豪拉斯先生 (匈牙利)：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在安理会讨论这个议程项目时发言。我们希望我们对这次讨论所作的贡献能够帮助我们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柬埔寨目前的局势。

主席先生，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告诉你，我们感到多么高兴，能够见到一个与匈牙利在各方面都保持极好关系的友好国家的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主席先生，让我告诉你，我们确信牙买加和我国之间存在的愉快关系今后将进一步开展，有益于我们两国人民。

由于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在讨论柬埔寨问题，我要借这个机会陈述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舆论深感欣慰地获悉印度支那人民在他们为恢复真正的国家独立与自由的历史性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这个精神下，我们于四年前为柬埔寨人民武装反抗的胜利而欢呼。

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民主柬埔寨内部情况的发展却使我们愈来愈吃惊，使我们感到难过。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个国家的领导正将国土及其人民导向与其邻邦冲突、人民受苦和物质浪费的危险途径。我们被迫认识到那些在金边当权的人根本不顾人民的民族利益，完全没有重建久经苦难的柬埔寨，没有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没有为其古老的人民奠定繁荣的基础。

这些情况已持续了数年，并因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极其渴望和平以重建饱经战火摧残的经济的国家发动一场无意义的边界战争，而严重到危险的程度，在这些情况下，由于柬埔寨领导人的无情镇压和空前的愚民政策，这个国家的居民在困惑与忿怒之下奋起反抗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组成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这一点也不足为怪。

这个阵线的目的是要使柬埔寨走上真正独立、经济和社会进步，民族和不结盟之路，促进睦邻关系与合作，从而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团结希望尽快结束他们当代史中的黑暗时代的柬埔寨广大爱国群众。显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所面临的是柬埔寨人民自己的内政问题。这不是柬埔寨和越南之间关系的问题，而是在

(匈牙利、苏丹)

柬埔寨境内，由柬埔寨人领导，反抗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的革命运动。

这个阵线的后来成立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在人民的支持下解放了他们的国家及其首都。以前的政权丧失了所有的群众支持并且在该国人民的眼里信誉扫地，所以迅速地垮掉，不再存在了。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已承认该阵线为柬埔寨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也愿意在此指出，匈牙利政府认为，安全理事会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一切辩论都应有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代表出席参加。

在辩论中，我们听取了西哈努克亲王的发言，我们认为他个人无权代表柬埔寨。由于西哈努克亲王对国家的独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久闻其名。但是昨天听到他的发言，我们不能不感到，由于过去这些年他被他现在试图在这个论坛上辩护的举世谴责的政权弄得与外界隔绝而一无所知，以致受到了蒙骗。他或对外在世界很可能仍然不了解这个政权的专制与不人道的行动的真正情况和影响。我们实际上为亲王所扮演或被迫扮演的角色，感到难过。以他的政治生涯来衡量，我们不能相信他对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和他自己国家现状的估计是正确的，真实的，诚挚的。这不是他的声音，而是那个垮掉的政权及其保护者的声音。

主席：谢谢匈牙利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苏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萨赫卢勒先生（苏丹）：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感激，感谢你们让我在没有表决权的情况下参加这个庄严的机构关于审议中的问题的讨论。

对于过去几天发生的事件，以及安全理事会受到压力忽视一种我们认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局势，这种局势涉及一个国家，一个联合国会员国也是我们所属的不结盟集团的一个成员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我们深感关切，所以要求参加这次的讨论。

(苏丹)

民主柬埔寨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一直到几天以前，民主柬埔寨政府还享有这个世界组织的会员国资格；因此，它完全有权要求安理会出头干预并采取任何安理会认为必要的措施，以中止威胁该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也威胁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和平以及亚洲和世界的安定与和平的任何活动。

五个或六个政府——现在也许又多了几个——对于试图在柬埔寨组成的任何其他政权的承认，并不构成足够的理由，不足以促使安理会不去干涉一个可能演变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的局面，或使它不顾一个受到侵略的会员国的申诉。

柬埔寨的问题只能由柬埔寨人民解决。联合国或其会员国不能对各会员国政府的政绩与政策作价值判断。如果我们不顾这个基本原则，那么我们就要面临放任会员国内政受到干涉的危险。

作为不结盟集团的成员，我们认为对于我们这些必须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地理政治上的紧急状态的小国来说，严格遵守这个原则是主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保障。

各大国可能为了争夺国际航道或能源产地的控制权，或者为了目前看来能够影响大国战略的其他因素或考虑，而不断改变对小国的政策，但是，不结盟集团的忠实成员一定会坚守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目标，绝不会因为大国的政策改变而动摇。

我们认为安理会成员应当认真地考虑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西哈努克亲王，代表柬埔寨人民和受到国际承认的柬埔寨政府所提出的理直气壮的请愿，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极为严重极其重要的大事，也因为，如果我们让目前国际事务上无法无天的倾向继续下去，那么也许其他不幸位于某一个大国扩展战略范围内的小国的代表，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今天柬埔寨合法政府代表的同样地位。

我国政府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当务之急是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来减轻柬埔寨人民的痛苦，挽救这个地区日渐恶化的局势，坚持《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包括不干涉会员国内政的原则，并利用它的一切力量与权威来维护所有国家，特别是小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主席：谢谢苏丹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民主柬埔寨的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民主柬埔寨)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民主柬埔寨)：从昨天下午开始，我就成为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古巴、东德、匈牙利等国——总而言之，就是苏联集团恶毒攻击的对象。从昨天开始我就试图克制自己不去答复他们的无理攻击。我试图不去答复他们的侮辱，特别是古巴的侮辱。甚至就在几小时之前，我还向国际新闻界宣布我不会行使答辩权。我希望能给安全理事会充分的时间来进行工作，但是听到匈牙利代表以讽刺的口吻对我“致意”，听到他说我是在这个庄严的会议上扮演角色时，我相信这是我不得不说话的时候了。

首先，让我告诉安全理事会一个老故事。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之间，我们在柬埔寨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美帝国主义在朗诺将军及其在金边集团的勾结下，侵略了我们。他们派遣了许多飞机、坦克和美国及南越的士兵来攻打我们。中国立即伸出援手，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它甚至表示愿意派志愿人员来帮我们赶出我们的国家——必要时使用枪枝。我们接受了中国提供的各方面援助，但没有接受志愿军，因为我们全体人民，除了朗诺叛徒之外，在必要时都准备为抵抗美国侵略者而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从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到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五年零一个月后，我们终于赶走了美国人和朗诺以及所有叛国者，恢复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领土完整，我们的国家主权，我们的国家独立，我们的民族尊严与民族荣誉。帮助我们的并不只是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绝大多数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都尽力帮助我们。它们尽一切能力援助我们。古巴和智利——阿连德的智利也都支援我们。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所有这些高尚的国家都帮助我们，我们的胜利实际上也是它们的胜利。如果我漏掉了任何国家，请原谅。当然还有其他国家也帮助了我们，我可能没有提到它们，但我也要向它们致敬。

苏联和它在东欧的所有卫星国，除了罗马尼亚以外——它们作了什么呢？至于罗马尼亚，我记得在欧洲就只有三个国家帮我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我再次谢谢它们并向它们致以最真诚的敬意。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所有

(民主柬埔寨)

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它们为我们作了什么？它们是作了些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所有表示要反抗美国人和朗诺的柬埔寨外交官都被逐出柬埔寨大使馆，其余的柬埔寨外交官和叛国大使则受到很好的照顾，因为他们是支持朗诺和美国侵略者的。整个苏联集团都站在美帝国主义朗诺和中央情报局那一边。

除了罗马尼亚之外，所有华沙条约国家都投向那个背叛人民和国家的叛徒法西斯主义者朗诺和他的集团那一边，帮助他阻挠我们的胜利和我们国家的解放。

这就是苏联集团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之间所扮演的角色。今天，苏联人和他们的走狗仍然轮流占着那个席位，就在那里，企图阻止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帮助弱小的柬埔寨民族，众所周知苏联支持强大的越南对柬埔寨进行野蛮的侵略。如无苏联支持，越南不可能动我们一根毫毛，因为越南几乎可说是饿得要死，不能生产足够的稻米来养活人民；而在法国殖民主义时期它曾经是富裕繁荣的。但自从越南共产主义得势后，这个国家就处于崩溃状态：财政，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崩溃。由于苏联的帮助，越南今天才能征服我国的几乎全部。

作为一个爱国者，作为柬埔寨从前的国王，作为一个爱人民甚于自己生命的人，我不能无动于衷听任我的国家失去个性；我不能听任我的国家变成越南化。我不忍想象我的国家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古巴和东德的铁蹄下生存。在第二次大战时，法国肯让它自己变成希特勒派吗？它甚至处死了从前凡尔登的英雄贝当元帅，法国因为他同德国占领军合作而判他死刑。

韩桑林、洪森和萨迈又怎样？他们还不是贝当——差得远呢：他们在我国都是笈笈无名的。我国没有人听说过这些莫斯科和河内的傀儡。

你肯接受这种人吗？如果你肯，那末冯·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就不应问吊；鲁道夫·黑斯也不应被判终身监禁了。如果你们愿意在此接纳比鲁道夫·黑斯更糟的那些人——所谓自主的柬埔寨的代表，那末当初包括苏联在内的四个占领国又何必花那么多钱维持庞大的施潘道监狱，只是为了把可怜的鲁道夫·黑斯监禁终身？你们会堕落到他们的地步，并丧失你们的崇高形象。

(民主柬埔寨)

就我来说，我是绝不会同勾结者相勾结的，不论他们勾结的是美帝国主义，苏联帝国主义或古巴帝国主义；我绝不会同这种人勾结在一起。虽然今天我刚和安德鲁·扬阁下拥抱，那是因为他代表着今天尊重我们的领土完整，我们的主权和国家独立的美国。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可以说我们佛教徒不会只是因为一个国家自称是“甲”“乙”或“丙”，我们就反对它；不会的。我反对的是伤害我的国家和人民的那些国家。只要它们停止伤害我的国家和人民，我就不会再敌视它们，譬如说，等到越南、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再干涉我国内政，不再替柬埔寨叛徒说话并无耻地为他们辩护时，我就会停止敌视它们。它们那样作是自轻自贱；它们作为了不起的文明国家而去维护金边的肮脏叛徒是很不值的，对它们也没有好处。

现在我要谈到所谓我与波尔布特政权勾结或合作的说法。正如吉米·卡特总统正确地说的，波尔布特政权是：

“世界上最恶劣的人权侵犯者”。

是的，那是真的。但，就这一点来说，容我引用法国代表刚才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中说的几段话。法国这样说：

“我们曾在若干场合，特别在联合国，谴责金边统治班子的过份措施，他们狂热地把自己塑造的模式强加给柬埔寨。”

“法兰西共和国部长会议在一月十日的会议上再度提到柬埔寨人民遭受的苦难，并表达了法国人民在这方面的同情”。

“尽管柬埔寨政府做得过份，人民遭受了苦难，在听取西哈努克亲王的发言之后——他的爱国心尽人皆知，我们不能宽恕外国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占领。”——我再说一次：“外国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占领。”

“只是因为一个政权可憎，外国就有理由加以干涉，就可以合法地用武力予以推翻，这种观念是极端危险的，这种想法最会危害到国际法律与秩序的维持，并且使得许多政权的继续存在与否要看其邻国的判断而定。安理会应当毫不

(民主柬埔寨)

含糊地声明它不能容忍外国占领一个主权国家”。

(上文,第9-10页)

这就是安理会必须审议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我赞同法国的看法。我来这里请求安全理事会按照法国和其他友好国家——孟加拉国,科威特以及刚才发言的苏丹等——的代表团所指出的途径去解决柬埔寨问题。

我现在要谈到波尔布特侵犯人权的问题。古巴代表昨天拿我开了几个恶毒的玩笑。按照苏联这个走狗的说法,看来似乎我对我国人民所受的痛苦无动于衷,我同意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这两个元凶求情,以便能够来这里参加开会——纯粹是爱表演,爱北京政权给我的北京鸭和荣华富贵。我可没这么糟。不错,我一直是个贵人,一个拒绝变成共产主义者的贵族——甚至在中国,甚至在波尔布特统治之下都拒绝变成共产党。我从来就不答应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主席生前每次见到我——在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五年间——都喜欢告诉我说我是一个可敬的亲王,因为他喜欢我,他要我改信共产主义——或者至少相信毛泽东思想。我回答他说:“主席先生,承蒙你抬举,但我一点也不了解共产主义。在学校时,我的数学,物理和化学都不好,我只会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共产主义对我来说就象数学和化学一样:我一点也不懂。”

但是还有比这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安理会成员都知道,我受了很多苦,但不是因为波尔布特先生将我软禁,不是因为我不能同我的朋友用书信或其他方式往来。访问波尔布特先生和英萨利先生的外国人都不能被允许来看我,尽管他们一再向波尔布特先生的政府提出请求。波尔布特先生甚至告诉我的朋友说西哈努克亲王拒绝见他们。昨天几内亚大使阁下告诉我,几个月前他访问金边时带了一本书,是我敬爱的朋友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献给我的。金边的政府根本没让我收到那本书。因此塞古·杜尔总统也许会想我变得不够交情了。甚至中国人民也可能认为我是忘恩的,因为毛泽东主席刚去世时,中国收到了堆积如山的吊唁电文,其中

(民主柬埔寨)

却少了西哈努克的吊唁。我曾写了一封追悼毛主席的长信，表达我对主席的至深情感，他给我的恩惠太多了。他为了使我的国家能够打败美国的侵略和新殖民主义，对我国的帮助太多了。但我国政府根本不允许我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悼念。所以我到北京时许多中国人问我：“亲王，敬爱的毛主席去世时为什么你连一封吊唁信也不写呢？”那真使我难堪。

许多个月来，我国政府使在我看来象是一个无礼的、不知感恩的人，一点也不了解国际生活。安理会相信在那些情况下我没有受苦吗？安理会相信我是来这儿作一番表演吗？安理会相信我会如那位古巴先生——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所说的，有北京鸭吃就满足了么？

但更令人悲伤的是，在金边的我国政府，波尔布特政府，在我们共同打败美帝国主义和朗诺，取得胜利后，立刻就把我和我的许多儿孙分开。我失去了两个年长的儿子，两个年长的女儿，大约十个孙儿孙女。他们被送到合作社去，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不能写信给他们，他们不能写信给我，我不知道他们的遭遇如何。我一直无法确切知道他们的遭遇。

然后就是越南侵略，实际上就是苏联侵略，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儿孙的下落。我现在只有两个小孩跟着我，最年轻的两个，是我现在的妻子生的小孩。我有过其他妻子；从前我是多妻的，但现在我是一夫一妻。当时英萨利和波尔布特给了我这个特权：允许我带着我的两个最小的孩子，他们是莫尼克王妃生的孩子，莫尼克的美丽闻名全世界。

我是受过苦的，所以苏联集团以古巴带头对我进行侮辱是不公平的。我受了很多苦。内心深处受了很多苦。请了解这一点。许许多多的痛苦使我简直了无生趣。但昨天古巴代表说，“如果你真是爱国者，由于你是个佛教徒，你就应该自焚，就象在西贡的吴廷琰法西斯独裁下的那些人那样，就象越南的佛教徒那样。”我想安理会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越南的佛教徒把汽油倒在自己身上，倒满全身；他们祈祷；然后引火自焚而死。

(民主柬埔寨)

对那些不了解佛教的人，我要说，佛，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个灵明睿智的人，他了解生命，他以无限的智慧，能够带领我们首先到达智慧的境界，然后到达一个没有痛苦的更美好的世界，他是反对自杀的。我相信许多其他宗教是禁止自杀的。在必要时，我可以反抗俄国人而死在俄国人的手里，但是我没有权利自杀，因为那会背叛我的宗教。自杀的越南佛教徒背叛了佛教。他们并未真正了解佛教。他们是无知的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是不自杀的。

我就象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是一个爱国者，虽然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已经卖身投靠俄国人，而我并没有卖身投靠中国人——当然没有。我是中国人的朋友，那是因为他们尊重我的独立。如果我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我就不会觉得光荣。古巴在战胜巴蒂斯塔后，声威大振，但革命的古巴现在已变成一个小国了，的确是一个不足道的小国。苏联帝国主义在非洲的雇佣军已变成了苏联帝国主义在外交和其他活动上，特别是在联合国的雇佣军。古巴现在一文不值什么也不是了。

在阿尔及尔的不结盟会议上，当卡斯特罗上台讲话时，我们期待的是一篇充满着古巴的自豪的演说。安理会可知道卡斯特罗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一个由我的已过世的朋友胡阿里·布迈丁总统熟练地主持的会议的讲坛上说了些什么？安理会可知道卡斯特罗在阿尔及尔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讲坛上说了些什么？他口口声声说的是苏联。在他演说后，我立刻请求发言。议事规则不允许我说话。但我还是说了。我蔑视了议事规则。我大声喊，“卡斯特罗先生，既然你同苏联交情这么好，告诉他们停止同美帝国主义和朗诺，叛徒朗诺合作，告诉苏联承认我们这个反帝国主义民族抵抗的政府。告诉苏联抛弃朗诺，承认我们。”

卡斯特罗完全不喜欢那样。他脸红得象个蕃茄。那天晚上胡阿里·布迈丁总统为不结盟国家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在那个难忘的场合，利比亚的卡扎菲总统来到我前面说：“恭喜，西哈努克，你揭露了卡斯特罗。单从他的讲话，人们会以为他是一个俄国人，是个苏联人，而不是古巴人。”他说的全是苏联的论调，而

(民主柬埔寨)

不是古巴的论调。 他已抛弃了古巴的尊严。 他已背叛了古巴人民的独立和自尊。 我了解拉丁民族。 我和他们并没有密切关系，但我读过许多有关他们的资料，他们的自尊是他们共同的民族性，他们的荣誉感。 但卡斯特罗丧失了一切，甚至丧失了荣誉感，古巴的荣誉感，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要结束我的发言了。 苏联并没有忘记不结盟国家会议上的那一幕。 苏联并没有忘记我在我的一本书《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战争》中所写的东西。 我谴责苏联以及它同美帝国主义，中央情报局和朗诺的合作。 自然苏联集团唯苏联马首是瞻，希望报复西哈努克。 卡斯特罗和他的代表团都没忘记我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上说过的话。 某种报复的欲望已在这里冒头。 他们恨我的程度超过恨波尔布特。 他们对波尔布特违反人权的攻击只不过是掩饰他们对西哈努克的仇视的烟幕。 他们怕我。 我没有原子弹，但我有勇气面对他们，用言语文字，行动来谴责他们，虽然我没有原子弹。

提出这个人权问题到底有什么意义？苏联有什么资格就侵犯人权向人说教？捷克斯洛伐克又有什么资格教训人不要侵犯人权？卡斯特罗又如何？就在他战胜巴蒂斯塔之后，他犯下了多少罪行？有人说波尔布特杀害了许多朗诺的部下，但卡斯特罗不是杀了成千上万支持巴蒂斯塔的人吗？当然索忍尼辛，沙哈洛夫以及布拉格的异己分子代表着苏联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要求他们国家停止侵犯人权的意志与愿望。 但现在的政权是赞成侵犯人权的。 它们不赞成人权而赞成侵犯人权。 它们同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一丘之貉。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也许我说的很凶，但这是冷酷的事实。 我一向有什么说什么。 我直言不讳，这也许就是这个世界有一部分人仇视我的原因。

(古巴)

主席：古巴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罗亚·科里先生（古巴）：我昨天对西哈努克亲王这位阶下囚的描写显然是恰如其分的。今天他大显身手，把表演天才都搬出来了。前几天，联合国才举行过一场演奏会，有比基乐队参加。今天，大名鼎鼎的演员西哈努克又在安全理事会面前扮演爱国人士。快讲完话时，他说他的发言可能凶了一点；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安理会上凶得很，可是在柬埔寨，面对杀害人民的刽子手却一点都不凶。

他胆敢拿自己同那为维护古巴国家和人民基本利益而终身冒着生命危险的非德尔·卡斯特罗相提并论。亲王还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热爱生活、挥金如土、高高在上的贵族，连古巴大使的姓名也不知道，我们对他说的，一点也不感兴趣。

鲁文·马丁内斯·比列纳是古巴的一位诗人，西哈努克亲王一定也不知道他，他曾经讲过，人天生就要默默地从基层为人服务。这就是革命者应有的生活。我们不是阔老爷，既非名演员亦非大儒夫。西哈努克先生总算还承认，古巴曾经协助柬埔寨人民进行反抗美帝国主义和朗诺集团的战争。这一点完全是事实。同样的，我们也派遣古巴公民到别洲的兄弟国家，向它们提供我们微薄的兄弟援助。但是，西哈努克先生清点协助柬埔寨争取解放的国家时，却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忘得一干二净。那就是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他在柬埔寨听了几夜吉他音乐会后，似乎就忘记了这个重要的贡献。但是，英萨利和柬埔寨中央委员会在获得胜利时都感人地承认了这一点。西哈努克先生的健忘和行为表现也许只能用漫不经心的疏漏去解释。

我们并不恨可怜的西哈努克亲王；事实上我们替他难过。他今天的发言情绪激动，纯粹从人道观点来看，他很值得同情；他倾诉了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给他带来的不幸遭迁，给他个人的打击，失去了几个孩子等等。这的确很不幸。从人道观点来讲，我们很可以同情西哈努克亲王。

但是，我们想知道他代表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在这里作什么？难道说，供认了波

(古巴、苏联)

尔布特集团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恐怖罪行，承认他被软禁、隔离、受到审讯、折磨、侮辱后，波尔布特的付总理英萨利先生给他的委任状仍然有效？难道他还胆敢在安全理事会就坐，把波尔布特—英萨利政府说成“我国政府”？敢来如此表演，要不是彻底卑鄙就是厚颜无耻。

要是攻击古巴革命的是一位斗士，我们或许还可以讨论。但是现在却是出自一个剥削别人的贵族、一个向来奢侈豪华的绅士，因此这种攻击不值一顾。

我要提醒西哈努克先生，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讲，古巴革命者都在维护古巴革命的光荣传统，这是百年来的斗争所维护的光荣传统，首先是反抗西班牙占领，然后是反抗美国佬炮制的伪共和国，最后是针对帝国主义近几年来和任何时候的侵略行径。没有丝毫勇气维护自己信念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对此置疑，西哈努克亲王在联合国和纽约信口胡说是不需勇气的。要在柬埔寨面对监狱看守确实需要勇气，而他却从来没有这种勇气，不然他决不会在这里，他就会同堆集在柬埔寨山边、路旁、城镇、农村里的两百多万尸体为伍了。

西哈努克先生还想作出一付我们怕他的样子来。我们怎么会怕一个引人发笑，荒谬无稽的小丑呢？西哈努克先生公开坦白以后，还有什么道德权威的架势可摆呢？法律载明，“犯人认罪以后，就不需要证据了”。热核弹都吓不倒的古巴革命者难道会被这么一位无聊亲王的哼哼唧唧给吓倒吗？西哈努克先生未免太自大了。他自封为“爱国者”。果真如此，他就会拿起武器为人民战斗，就象我们古巴革命者随时随地的表现一样。我要告诉西哈努克先生，要维护理想就要有胆量；而他却毫无胆量。

我现在要退席了，我不要为这位骗子亲王浪费安理会和我本人的时间。

主席：民主柬埔寨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

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反对让这位躲

(科威特、联合王国、中国)

在“民主柬埔寨”国名牌后面的绅士发言。让他发言有损于安全理事会的尊严。安全理事会各成员要想继续这出丑剧的话，请大家各自负责。苏联代表团不打算参加。

主席：有人提出了程序问题。

我要指出，按照议事规则，根据第三十七条获准在安理会发言的人有权行使答辩权。不过，我们必须顾到安理会的工作进展。

在讨论程序问题之前，我请科威特代表发言。

比沙拉先生（科威特）：这半个小时在安理会所用的语言毫无价值，与安理会的形象和威望不相称。因此，我希望不再继续下去；为了维护安理会的尊严，我希望我的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听取我诚心热切的建议：不要行使答辩权了。

主席：我想科威特代表提出的意见很值得安理会注意。作为主席，我促请大家接受他的看法，我希望有关各方都能接受。

如果没有人要就这个问题发言，我们就继续下去。

今天没有其他人要发言。安理会必须决定下次开会日期以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我希望各位成员就这件事提出意见。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光就这一点来讲，我现在还不想认定今天下午我的尊严受到了损害，我个人认为并没有受损。今天下午的发言似乎表示，安理会应该尽快继续辩论。

据我了解，明天下午而不是明天上午，有几个国家要发言。如果大家同意，联合王国很希望明天开会；我们也乐意赞同安理会其他成员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看法，即安理会应在明天下午开会，而不是上午开会。

陈楚先生（中国）：主席先生，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英国代表的意见。

因为已经有不少的成员国要求在明天的会议上发言，同时，鉴于我们目前正在审议的问题有很大的紧迫性，我们认为按照安理会工作的惯例，主席应该确定在明天继续召开正式会议，听取有关代表的发言。

(主席)

主席：看来有一些成员非常希望明天续会。考虑到联合王国代表的意见，我提议明天下午三点开会。

就这样决定。

下午六时三十五分散会